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八

江陵叔大張居正著

後學高以儉校

繡谷唐國達刊

雜著

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中皆事理當然恰好處如射的之紅心心裏中紅心也爲人父有爲父之理爲人子有爲子之理大成人情適當其可而無過不及乃爲至善如哭子慈也而至於喪明則過矣哀毀孝也而至於滅性則過矣然事理無常當隨時處中故

有在昔以爲善而在今爲不善者矣有在此以爲善而在彼爲不善者矣非有致知格物之功則不能得止非有惟精惟一之功則不能執中朱子所謂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夫謂必至於是則可謂不遷則不可不遷則滯矣若易遷字爲過字則得止字義洪範稽疑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古註逢音麗昌盛也與彊字叶吉字與下諾吉字同

無逸惠鮮鰥寡鮮與先同古字通用言文王懷保小民小民之中有鰥寡者尤爲加意思惠每先及之孟子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甘受和白受采非孔子之言也夫味出於無味色出於無色甘亦五味之一豈能受味白亦五色之一豈能受色今易之曰淡受和素受采故水無當於五味五味弗得弗調素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弗章忠信之人可以學道以其質任自然無所涂著也

書言百姓皆謂百官古時世家官族或以官爲氏或以父祖名字或以封邑惟居官賜爵祿者乃有姓故黃帝之子廿有五人得姓者人而已堯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是自宗族而推之百官自百官而推之庶民也後世以庶民爲百姓

誤矣

殷人之俗先鬼而後禮其治天下多言鬼神盤庚遷都所以諭其臣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其子孫不能忠於國家則其先祖之靈必且請命於天降之災罰高宗欲相傳說恐人心不服則託言夢賚以儆動之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竊冥遂啓後世穿鑿傳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又爲失倫若言建皇極敬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則誠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大抵神道設教用以誘導愚俗陰翊皇度聖人所不廢智者唯心

知其意而毋泥其說則可謂明也已矣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
陳謨獻說唯臯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
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
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
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臯陶故舜與之論道
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臯陶致之後舜贊其功
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臯陶邁
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
臯陶終身爲刑官殆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

有以服其心者但臯陶贊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賴之績昭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臯陶之德之盛也禹之時臯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豈舍之而傳子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於周公稍覺多事矣

中庸五德兼備者寡雖有具體者或未能浩浩淵淵底乎至大至深之域未可謂之溥博淵泉也夫惟天下至聖乃能於此五者廣大悉備浩乎不可限量沉深精奧淵乎不可窺測其溥博也如天非尋常之溥博也其淵泉也如淵非尋常之淵泉也如是乃能隨

感順應各當共可被其德者莫不敬信悅服而尊親之斯聖德之神也堯舜吾不得而見之矣禹以下其猶具體而微者乎

董仲舒言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之治若循環然當今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此言非也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是夏亦尚質矣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周亦尚文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是周之先亦尚質矣大抵天下之事其發始也常簡其將畢也必巨且之方升其光煜煜其氣蒼蒼至中天而後光明炫曜至於中則曷之始也花之未放其色蒼

淡其狀蓓蕾至盛開而後鮮艷馥郁至於旰則萎之
漸也開國之初庶事草創人情樸古大抵皆多質少
文凡制禮作樂鋪張繁盛之事皆在國之中世當其
時人以爲太平盛美而不知衰亂之萌肇於此矣夏
商皆然不獨周也聖人知其然恆不待其盛而亟反
之斲雕而爲朴毀圓以爲方其制物也寧拙毋巧其
用人也寧實毋華譬之枝木重加栽截則反本復始
之機也故孔子大林放之問而志在從先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
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滂之

昨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覆陰之
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露旋
與旋即解散燠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
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
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
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
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
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
丸亡命喜亂好鬪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鬪一時之
釁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

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已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怨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國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

乎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愈而病腎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強而病眩胃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爲國務強其根本

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累脫有不虞乘其
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趙蓋韓揚之死史以爲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
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故曰爲人臣止於敬也四臣者論其行能可爲絕
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
之禍實其自取以伯絲之才惟傲狠方命雖舜之至
德亦不能容况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已德
上之心順也險夷間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操

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巧而外無匡救之急
順也怨讟任之於已美名歸之於上順也功蓋宇宙
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牧順也然是
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
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
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
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
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

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僞宋頽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爲胡元取先生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

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
卽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穉蒙
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
再傳而慮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
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
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
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 高皇帝
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
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
渾沌之再闢也 懿文仁柔 建文誤用齊黃諸人

踵衰宋之陋習日取 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
扶蘇也 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 成祖神
武起而振之歷 仁 宣 英 憲 孝皆以剛明
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 高皇帝之法不
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 世廟承正
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
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
慮始卽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
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
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

國勢常彊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
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
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
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
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
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
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
可用也

曾參殺人言之者三而母爲投杼羊叔子之不醜人
也共敵而信之夫祐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母然

彼信而此疑也故心迹見諒異域可親擬議不明同
肥何益傳曰人之相知貴知心又曰士爲知己者死
使知己而可多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天下
爲燕尾生豫讓忘君事讎而爲智伯死

今各府州縣有 聖祖頒行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五代時蜀主孟知祥
之詞

立嫡以長常道也若長者未克負荷而衆子英賢可
立則周太王文王行之矣此自人主家事且創業之
君計慮深遠未可拘尋常引故事以爭也漢惠帝仁

柔高祖以趙王爲類已故欲立之未必盡由戚姬之
寵故留侯不彊爭其後爲建成所劫不得已爲之畫
計武帝舍其諸子而立少使霍光傳之竟以安漢光
武舍東海而立明帝東海未有失德也晉武早從衛
瓌之言必無永嘉之禍唐之基業實太宗所造高祖
庸闇不定計於先致使禁庭喋血兄弟相戕宋王成
器鑒之力辭儲副以讓玄宗終身友愛長保福祿斯
其得失之效略可睹矣創業之初天下甫定反側未
盡歸服威德未盡周洽其所建立未能盡當乎人心
非如奕世之後勢有常尊而人有定志也誠得長君

英主世及相承數十百年之後威德洽於海內國
勢莫於久安反側者已盡覲覲者不萌卽有庸主中
佐天下晏然可無事也周之光世積德累功武王旣
沒成王幼冲殷民放於外三叔闕於內當此之時若
無周公姬氏之業猶未可知也而况崛起於草莽角
逐於羣雄者乎殷家傳弟世有長君故國勢最强元
魏高歡二子相繼爲帝而婁后主之彼雖婦人亦有
遠識非書生豎儒所能窺也高皇帝自失懿文之
後實屬意於成祖而劉三五等老儒乃謂置秦晉
二王於何地不以社稷爲重而牽於長幼之情此世

俗之見也嗟乎建文之時國本撓弱強宗並峙非成祖之雄略起而振之天下之勢豈不危哉此非尋常之人所可語也 王景略雄傑士也其君臣相得之美匡濟盪定之功亦千載一時也獨其計陷慕容垂之事吾無取焉垂本以窮來歸符堅厚遇之而不疑其招徠并包蓋亦有英雄之度斯垂之所爲感奮致死者也使符堅志意不荒景略長在雖垂等百輩不過垂黨鞭杖斧鉞奉奔走耳何能爲乎堅之所以亡在寵幸嬖佞慕容冲等志驕氣盈遠事江左不在用垂也當此之時卽無垂秦不亂乎猛蓋自揣才略

不能駕馭垂故百計欲去之以爲足以弭將來之患而乃出於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妬寵忌能者之所爲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

或言大臣子弟應舉不當與寒士爭進取者此論非也自晉唐以來士人咸重門地王謝子孫與六朝相終始至隋唐設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蔭皆得至將相如唐蕭盧崔鄭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後進士一科最爲榮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蔭爲備身千牛或勸之應舉德裕言好驢馬不入行後亦爲宰相蓋世家子弟自

有登用之路不藉科目而後顯是科舉大臣子弟一人則退寒士一人矣若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用高皇帝時用人之途最廣僧道皂隸咸得爲九卿牧守大臣庶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縷數宣德以後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而大臣恩廕高者不過授五府幕僚出典遠方郡守而止卽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從科目出身終不得登臚任爲國家展采宣猷矣豈古人所謂喬木世臣之義乎故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之說在前代則可非所以論當今之務也

祖宗舊例凡官員有才德出衆屈在下僚者許監司
官保舉拔用本以待非常之才及淹滯下位人不知
者耳非謂賢能官員一槩例保也蓋外官既有考課
之典又有考察之例各該上司皆註考語銓部據之
以爲遷轉何煩薦舉惟是才德出衆又屈在下僚者
恐上未及知故須特薦耳夫曰才德出衆則雖有才
德而不出衆者不必舉曰屈在下僚則雖有才德出
衆而已躋通顯不在下僚者亦不必舉今撫按官任
滿不論官之大小不辨才之常異一槩保之多至數
十人或地連數省耳目所不及誤采人言至於黑白

混淆賢否倒置是上下皆視以爲常例非 祖宗欲
收羅異才之初心也

高皇帝嘗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
真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
常在於此 高皇帝曰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
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
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溺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
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闈寺便習職在
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
維小大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

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勿窮追豈有侵暴之虞 聖祖遠鑒前代貽謀深遠今二百餘年凡此數事皆無之獨承平日久武備廢弛醜虜漸強叛附者衆而當事者猶事虛談持文法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能行於士卒深可慮耳

洪武九年福建叅政魏鑑答一奸吏至死中書省劾奏之 高皇帝賜璽書旌勞曰吏卒違法背理繩之以死勿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

其縱橫莫敢誰何今福建叅政致極刑於姦吏朕聞
茲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也尚慎終如
始乃能其官

二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遠一武官將鞠之
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
珠此偽物侮人令推碎之因以上聞 高皇帝曰靖
此舉有四善他人見有奇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
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
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德
於人二善也若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由是快意求

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爲動乃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倭奴自元以來嘗爲中國患元嘗以十萬人從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風大作十萬人皆沒於海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長靡不向風獨倭王艮懷不奉朝貢寇掠直浙至遣等募兵船以禦之沿海諸

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高皇帝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亦祇言天道禍福之理以導之耳終不能一加兵於其國是以其人驕悍狡詐謂中國無如之何

侵侮之漸有自來也

洪武六年六月以戶部郎中呂熙爲本部尚書尋又以爲吏部尚書以都督府經歷俞溥爲戶部尚書

以戶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以大同守將壞法有司不能禁輯故也 以刑部主事陳璿爲本部

尚書

置內正司設司正一人秩正七品司副一人秩從七品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皇明祖訓凡七易稿揭於西廡朝夕省覽改定六更寒暑而始成

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杖五十後發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并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鬪毆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陵遲處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洪武八年二月以都督府經歷韓焯爲戶部尚書
始製大明寶鈔以桑穰爲質中圖錢貫之形十串爲
一貫準銅錢一千文銀一兩五串爲五百文凡六等
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一
百文以下止用銅錢

十一月以登州衛知事周斌爲戶部侍郎

九年八月以禮部員外郎張籌爲本部尚書

洪武十一年正月以西安知府李煥文寶鈔司提舉
費震俱爲戶部侍郎禮部員外郎朱夢炎爲本部侍郎

是年始製朝叅文武官員牙牌

以兵部郎中陳銘爲吏部尚書

十二年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常州府知府張度爲吏部尚書

十月以儒士王本等爲四輔官諭之曰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朕視卿等皆爲高年篤厚故七月告於太廟以卿等爲四輔官按本等起布衣卽拜輔導此事與版築莘野之用何異自胡惟庸誅雖罷丞相分任六卿而四輔實居論思之地則雖無相名實有相

道也

以教諭石璞爲戶部侍郎

十四年七月以刑部郎中胡積爲本部尚書積錢塘人御史臺吏也

十一月以禮部郎中高信爲本部尚書大同衛知事朱安仁爲戶部侍郎

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訓導顧瑛爲戶部侍郎

是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邵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前

此雖罷丞相分任六卿然設四輔官以爲輔導置諸大學士以備顧問則師保內閣之職悉具矣今著本朝志記諸書謂內閣始於成祖時用解縉等七人者殆未之考也

十八年十二月以庶吉士楊清爲戶部右侍郎以給事中秦昇爲戶部試侍郎

二十二年正月以浙江道御史凌謨爲右副都御史數日後又陞右都御史

二十三年正月遣行人賁勅以上尊楮幣賜勞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以其執法愛民也

以鞬韉指揮安童爲刑部尚書是以武臣任文職始見於此

二十四年正月以蕪湖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右侍郎復以吏部考功司主事周舟爲新化縣丞初舟爲新化丞有善政陞考功至是邑民詣闕言舟去任民不安願再借舟爲丞故有是命賜宴禮部而遣之

二十五年九月以刑部員外郎爲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刑部郎中任勵爲本部左侍郎司務祈著爲右侍郎

二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贊善門克新爲禮部尚書

三十年五月以禮部員外郎侯泰爲刑部左侍郎司務暴昭爲刑部右侍郎

洪武六年六月定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以上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以下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以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

右先公手澤行書謹裝爲一卷以爲字法而懋修跋之曰先公留心典故在政府凡大政事非

祖宗成法不敢創一新政惟率由舊章以實行之惟

其行之以實而不便者則見以爲絲覈太過遂東
濕變政之肆譏皆未考於典故也此卷所載如殿
閣學士之設於革丞相後雖無相名而有相道乃
始於洪武不始於永樂用解縉等而天下知府有
上中下秩從三品正四從四之不同則吾學編憲
章錄 及王弇洲所著本朝諸書皆未之知而想
修亦創聞云

永樂元年三月潘陽衛軍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
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 置倉厥受
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

張大文文集卷一
策亦是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洪武八年四月命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以
後常遣代祭諸神祇

二十一年三月始策試天下貢士九十七人擢任亨
泰爲第一題名刻碑於太學

二十五年六月以皇太子新薨欲停時享命禮部
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
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真宗居喪易月服除明
年遂享太廟今祀天地於圓丘郊用樂餘皆備而不
作今宜如宋制從之

六月 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
與簿劉仲實從旁代對甚詳 上曰固莫重於祭祀
職太常者昏惰如此何以事神遂降昇爲刑部主事
而以仲實代之此與漢文帝虎園嗇夫之事相類而
處之不同此見 祖宗神智不落前人窠臼也

三十五年八月 成祖勅禮部曰 太祖高皇帝封
建諸王其儀制服用俱有定著樂工二十七戶原就
各王境內撥給便於供應今諸王未有樂戶者如例
賜之仍舊不足者補之

十一月始作奉先殿成享 五廟太皇太后觀此則

內殿初唯以祀 太后耳

洪武六年六月 中都皇城成一如京師 皇城之制城南壩碑脚五尺以生鐵灌之

二十二年四月始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故元遼王阿札失里等以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同知脫魯思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

馬端肅爲太宰鈞州缺守馬公鈞人也用例貢李邦彥爲之人皆驚異及抵任嚴明廉幹迥出流輩州同知某者以主事謫州判某以御史謫皆唯德從出其下州中太治人始服馬公之精於用久誠不以

資格限也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妻駕部曰昔張乖嵯守蜀三軍呼萬歲乖嵯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卽退私宅戒閹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嵯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

宋議論繁多文法牽制不能用磊落奇偉之士張乖嵯詠有王伯大略當時用之未盡其才也

凡物顏色鮮好滋味穠厚者其本質皆平淡丹砂之
根色如水晶謂之砂床煉之則極鮮紅花卉含葆率
青白色盛開乃有彩艷紅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紅解
鹽初出池其色紅白而味淡雖多食之不鹹茗之初
採其芽白皆物器之最佳者故人之才性以平淡爲
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
於才智勇敢出羣絕倫皆彩色華艷滋味醲厚者也
昔有富家與一士人有仇或告之曰汝第捐千金則
某之官敗矣其仇曰計將安出曰今考察期近矣汝
遣人至京師先騰謗言多寫揭帖於部院投之乃密

偵科道官有素行卑汙者科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道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至期謗議上騰則此兩人者必出而證之曰余亦聞此言莫須有也科道言同而其過不可解矣若人之官尚可保乎其讎如言而士人果敗此可見流言之當察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則可裁削使小口目小則可開鑿使大此可以爲建制處事者之法

南唐主闢江淮俗端午日皆泛龍舟奪標爲戲因令民間勿禁視其矯健善水能多得標者皆厚賞之陰

記其名他日皆藉以爲水軍

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賂之者非祈其作福蓋畏其作禍也如兵部襲職官功次係於首級一顆一級令甲至明也昔有吏故將一字洗去仍填一字持以告官曰字有洗補法當行查俟其賂已入手則又曰字雖洗補然查其貼黃原是一字無弊也官卽貸之是其權全在吏矣欲毋賂之可乎

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驚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

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闕也

天鷄星明則其國有赦故唐以後凡赦文必置金鷄于竿首乃爲傳布

虹蜺蝮字俱從虫殆有物爲之儒者以爲陰陽邪淫之氣臆說也沈存中筆談世傳虹能飲澗信然熙寧中使契丹至黑水境永安山下是時新雨霽見虹下澗中余與同行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云云余又聞

一老僧言渠行山中雨後見一物如大蝦蟆仰天鼓腹吐氣遂成虹霓今世人常言氣吐虹霓固知老僧之言不妄月令四月虹始見九月虹藏不見日見曰藏可知有物今蛟蜃嗟氣騰空樓閣人物皆備海濱人謂之海市則虹氣與日光雨氣相映而有光何足異乎僧所見物如蟄者蜥蜴耳

雷亦非陰陽擊搏之氣古字雷字作回爲龍蛇蟠屈之狀易雷在地中雷出地奮曰在日出明而有物矣凡有聲之物得空更宏而人項中一竅乃聲之處故雷起平地其聲迸裂奮迅至空中則可響震其

勢然也殆亦蛟龍之類乘純陽之至精者隨陽氣之出入以爲起蟄且其變化莫測大則飛騰入虛小則化爲細物其蟄也無處不可藏或於古樹或於房屋或於山石秋冬之間與百虫而俱蟄陽氣升騰亦與百虫而俱奮奮則有聲春陽熙熙雷聲殷殷夏陽赫赫雷聲呖呖因其時也其隱隱鈞鈞者遊戲之聲也磕磕礚礚者爭鬪之聲也五行惟火性猛烈酷暑如燒炮之類火藥一發金石皆炸裂其毒着物無不燦爛雷稟陽之純得火之精故其起也在石則裂在木則折在屋則毀其飛騰而有火光則爲電其火氣着

物無不立死故人畜之死於雷者皆有災爛文如符
篆是火氣之所燒灼也其人物之死者是偶與雷相
值非雷擊之也有近之而不傷者其火毒偶未著身
也北方氣寒陽氣固藏故雷發常遲南方氣煖陽氣
早泄故多冬雷也冬天氣暄則草木早萌蟄虫亦有
出戶者不獨雷也廣東雷州四時常雷遂以爲郡名
炎荒極熱之地產此物獨多如硫黃火藥皆產於南
荒感氣而生也推此言之則謂雷爲陰陽擊搏之氣
與罰死有罪云云者悉臆說也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甃已壞棖楠猶存相傳以

爲遼蕭后梳粧樓 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
成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
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 上以四文賜
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按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朔
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
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爲真殊可笑也

沈存中筆談言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蓋鏡
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含納人面
故今微凸以收人面也余見古鏡小者其面皆微凸
沈言良信

本朝久任大臣內閣則楊文貞公士奇歷三朝四十年楊文敏公榮三十五年金文靖公幼孜二十五年楊文定公溥二十一年陳芳州循二十三年商文毅公輅前後十七年彭文憲公時前後二十年李文達公賢十年劉文穆公吉十九年徐文靖公溥十二年劉文靖公健二十年謝文公遷十一年李文正公東陽十七年楊文忠公廷和前後十四年費文憲公宏前後十三年張文忠公孚敬八年吏部則蹇忠定公義二十七年中輟部事備顧問者八年郭公璉十七年王文端公直十四年王忠肅公翰十八年歷

永樂改元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任吏部尚書者
蹇郭兩王四人而已此後惟尹恭簡公是十四年王
端毅公恕先後十餘年九卿則夏忠靖公原吉在戶
部二十八年胡忠安湊在禮部三十二年馬端肅公
文升在兵部十三年戴恭簡公珊爲左都掌院十二
年巡撫則黃忠宣公福在交趾十九年周文襄公忱
在蘇松二十二年于肅愍公謙河南山東十八年陳
祭酒敬宗在國學二十年況公鍾守蘇州十二年從
郎署徑至本堂者夏忠靖元吉自戶部主事至尚書
劉愍節儻自兵部主事至尚書周莊懿瑄自刑部主

事至尚書屠襄惠滿自御史歷副僉至左都掌院李文達賢自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陞吏侍入閣始終皆不離本局故職業精練克稱厥官 祖宗之用人如此

本朝父子祖孫三世尚書者閩林文安公瀚南京兵部尚書子廷楫工部尚書廷機南禮部尚書父子尚書者三原王端毅公恕吏部子承祿南吏部尚書新昌何文淵子喬新刑部戶部尚書濮陽李瓚子廷相俱戶部吏部尚書靈寶許襄毅進子讚吏部誥戶部論兵部新安詹同子徽俱吏部南禮部尚書上元

倪謙子岳吏部尚書南刑部尚書陽曲周璫子經禮
部尚書刑部尚書耿九疇子裕吏部尚書吳江吳閔
子山俱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學士王文子宗彝南
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白珪子鉞禮部尚書南吏部尚
書餘姚王華子守仁南兵部尚書封伯鈞陽劉璟子
詔俱刑部尚書南工部尚書何詔子鰲刑部尚書兄
弟尚書者靈寶許氏闕林氏及鄞之南吏書楊守陟
工書守隨真定之吏書大學士石琚戶書玠鉛山之
吏書大學士費宏禮書家桂林之南工書蔣昇戶書
大學士冕泰和之吏書大學士彭時禮書華數家然

彭貴揚猶從昆弟也

閻立本畫十八學士真像一卷于志寧讚沈存中跋
絹褚剥落其畫意與近時所傳全不同當是立本真
蹟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
希古携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
與是時邊患孔棘希言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
意圖進用會 世宗不好翰墨其所言邊事又無當
疏入不省謾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而此卷遂留藏
科中近有好事者乃言 成祖得此卷 仁廟與漢
王爭求之 成祖難兩與遂發該科收藏殊爲可笑

也

凡貂裘及綺麗之服皆有光余每於冬月盛寒時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迸炸有聲如花火之狀人以爲皮裘麗服溫暖外爲寒氣所逼故搏擊而有光理或當爾然問之他人不盡然也

嘉靖丙寅四月 日天微雨忽有流火如毬其色綠後有小火數點隨之從雨中冉冉騰過予宅墜于厨房水缸下其光如月厨中人驚視之遂不見次年入相人以爲瑞應

犀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一在鼻在頂者佳額次

之鼻爲下中有一孔如線從本直透角尖者名通天
犀乃望月而生者最佳以之畫水水爲分流

羚羊角有血痕貫頂者生取者也入藥乃佳無血痕
者自解死角也

沙鼈虫從中斷之輒自合不死用以接骨良蚰蜒截
之亦能自續但不堪入藥耳

張益州云事方到手便當思其出脫此處事之要法
古語云莫使滿帆風常留轉身地此處世之一法

牙齒非時脫落或爲物所傷者乘其初脫尚有生氣
急以熟銅末打銅燒紅淬入水者作五倍子末粘牙根安上卽

復舊

浪蕩子能治食噎其草根着土上而子乃深在土中
一蔓引之如絲子所居處中空故謂之浪蕩也

人飲燒酒過多近火卽口中火出得水則其焰愈熾
至焦爛而後已惟灌以老醋卽止

五月五日辟火燒熟人糞一枚煨令烟起投之床下
能辟蚤虫

早起漱口水嚥下久之能治偏墜此理不可曉然試
之良驗

胡桃油能軟銅

丹砂有大毒生服之能養心安神若煉服卽殺人曾
有一道士煉朱砂爲丹經歲餘沐浴再入鼎誤遺下
一塊其徒丸服遂發憎胃一夕而斃

水銀除蝨然但能治衣中蝨不能去頭上蝨曾有人
患頭蝨以囊盛水銀繫髻中久之蝨如故水銀反滲
入腦中遂患頭痛以頭風藥攻之其病愈甚飲食減
少勢甚危篤一道士以銀作一筋挿入鼻中半日許
取出得水銀數兩其病遂愈蓋銀能受水銀故也今
人治蝨多用水銀不可不慎

鷄有皮膚半白半黑者自喙至足黑白正均名曰陰

陽鷄有患瘡抱之懷中立止鷄羣中間有之但其毛色與常鷄同故人鮮識之

南方水薄難以收藏其法用鹽酒水上一層冰一層鹽久之則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雖其味略鹹而可以解暑愈病鹽性潤下得水卽消今乃以結冰蓋母子相合也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罌盛之入王瓜一條於中黃蠟封口四十九日則瓜已化盡水清如故用以洗熱毒丹瘤之類神效飲之亦可解熱病

京師天寧寺塔殿門闔處觀之其影倒懸人以爲異

然沈存中筆談謂凡影入窓隙皆倒懸乃其常理如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紙鳶飛空中其影隨
鳶而移或中間爲窓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
則影西爲西則影東樓塔之影中間爲窓所束亦皆
倒垂與陽燧一也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九

擬唐回鶻盟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

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

會昌二年

伏以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
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威賓誦堯言而不忒聲施蠻貊
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邇者安遠者至
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股邦爰致
氏羌之享丕單武烈聿來肅慎之庭凡雕題漆齒之
氓盡圖王會若辨髮貫胸之長咸隸象胥蓋上仁所
不懷必至誠爲能化惟茲回鶻世長北蕃樹牙乘突

厥之衰通道值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
華靈武徵兵蛇豕存窺乎上國洎葉護徂東都之勝
致懷恩勾朔漠之師金縉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
互市竟渝北面之盟烽烟時徹於甘泉車駕頻煩於
細柳屬開隴腥膻之後徒事羈縻當藩臣跋扈之秋
未遑經略百年胡運尚寬骨斧之誅一統皇與忽覩
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聖寶聰明天錫勇智垂衣而
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
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旅應騶
牙之瑞梯航日出咸輪象齒之珍神威交鬯於遐荒

德教誕敷於觀譯遂使可汗遺胃繫組來朝特勒大
首韜戈款塞豺狼伏其兇性鳩梟懷我好音雖夷情
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丹書錫誓旣崇日
逐之封赤芾疏策仍懋秩嘗之賞載履宸慮特詔台
司京武義貞烈之臣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
抹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
琰播銀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褒
鉞中嚴於筆削絲綸下逮於兜離感以至誠喜溢涵
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觀古以知今用
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

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竇融歸款遠蒙圖
傳之頒然未有襲我冠裳爲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
穹廬獲齒於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於殊俗
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冊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
籌踈借筋元戎十乘期賡六月之詩千羽兩階幸覩
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
慮危柔遠能邇如天覆幬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
彌切外寧之懼戢干戈櫜弓矢萬方偃武以修文役
邛笮朝舟馳億載宅中而圖大

代謝

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某日恭遇

皇上躬祈雪澤應期降瑞臣等謹已奉表稱賀某日
伏蒙

聖恩遣某齋奉

御製俯答賀雪吟七言詩一章頒賜臣等者誠懼
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玄殿延禧已沐祥雲之降
澤 皇情興豫驚看睿藻之流光 湛恩隨靈

霈以交流 奎翰與瑤華而繼曜非天人之協應詎
勤宸歡願翊贊以何功謬承 眷獎榮逾華袞寶重

璇琰俯愧荒蕪仰瞻雲漢茲蓋恭遇我 皇上德邁
始初功登三五日躋 聖敬至道合乎重冥天授
神靈多能乃其餘事茲者軫念窮民躬祈 明貺勤
誠潛運渥澤隨敷臣等仰 格天之洪化自知雀躍
難勝而 皇上墜翼 聖之微勞遽有鴻慈遍及爰
勤 睿思寵以 宸章欣甲子之應辰驗化機之
不爽 寶墨雲緘宛降從於天上 璠編日麗忽光
動於人間且事本爲民歌由發德是宜擬君臣相說
之樂寧同黃竹之酬吟允爲被金石不朽之文奚羨
幽蘭之麗曲願臣等冒忝公孤謬忝密勿 龍光賁

及知寡和平陽春鰲負奚堪賴受持於玄力競觀
絲綸之煥俱深犬馬之情敢不益勵初心祇承休
命事吾君如事天忠敬敢忘於夙夜捐微軀而徇國
消災期補於滄溟

賀瑞雪表

伏以璇霄延貺九重鑒昭格之誠玉宇飄霏
率土霏霑濡之澤先霖霖而灑潤消災沴以回和喜
氣春融歡聲雷動恭惟皇上道孚冥漠功卽康
田凝神而五氣司辰享帝而萬靈受職艱難乃逆
淵衷每切於閭閻惕勵無忘精禱尤勤於夙夜屬以

歲事告成玄冥節屆慮食乃萬民之命 雪為五穀之
精北風始勵六花詎曜於彌空東作將發三白更期
於盈尺爰啟 殿壇而默叩載瞻 昊闕以虔祈爐
煙繚繞飛為天外之同雲 御氣氤氳散作寰中之
瑞霽始入空而漠漠續紛乎散絮飛瓊竟積野以醴
醴璀璨乎方珪圓璧 閭閻曉闢月映彤墀 御苑
春回花飛綺樹瞻山則千巖俱白疑驅溟渤之層波
望野則萬頃同輝寧羨瀛洲之九斛根荇陪潤知蠶
賊之潛消關塞凝寒見狼烟之已熄且 玄律甫周
乎三限而 皇穹已鑒於重旻天且不違時如有待

斯誠一德感應之徵萬秭豐登之慶也臣等生逢
盛世繼忝清班歌奕奕於梁園愧乏揆天之思誦穰
穰於商頌願揚治世之音伏願景福日新宸禧
雲擁握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當天
求千斯箱求萬斯倉朝野咸歌乎帝力如海之增
如山之阜富壽永迓乎天休

代徐相公賀瑞雪表

伏以玄宮延貺皇仁潛達於重冥昊闕承禱靈澤
遍沾於率土迸百花而洒潤幹一氣以回和喜溢堯
衢歡騰禹甸恭惟皇上動合天心功伴神宰享帝

而萬靈受職山川鬼神畢寧握圖而五氣司辰雨暘
寒燠時君屬以陰氣方凝盛德在水欲兆盈廂之積
躬祈三白之祥祇奉明禋肅承冥感爐烟騰霧同雲
將御氣俱浮綸旨傳溫玉屑與瑤華並降始自九重
而漠漠俄同萬頃以皚皚曜色天池不夜恍璇霄之
月飄霰禁樹先春飛玉蕊之花且厚不封條和能消
沴海宇春回已迂寰中瑞靄關山凍合還清塞外烽
烟茲蓋聖德潛孚無高而不格故天心順應有感而
必通者臣等幸際熙朝屢逢釐事恩暉藉被慶澤沾
濡擬兔園興積雪之謠敢謂抽毫能賦續麟紀書有

年之瑞終期載筆以從伏願景福茂臻宸禧流演得
天人之佑助萬年永迓乎玄庥聽朝野之謳歌四國
咸忘乎帝力

紫極殿成賀表

紫宮肇建 一人居北極之尊 玄貺申綏 萬壽
叶南山之祝 保定孔固 式廓彌增百辟雲從萬
方星拱欽惟 皇上居德廣淵 宅心恭穆纘 六
七作賢聖之緒若築室旣肯構堂 培億萬年高厚
之基迨未雨預綢繡戶 緝熙至道聿嚴軒后之宮
恢廓弘圖載考宣王之室爰消穀旦 特命共工

揆景屬定之方中開地據乾之正位使民以悅後未
踰時荷神之休成於不日蘭楹桂棟凌霄漢以高
騫繡栱朱欄與烟霞而競麗卓哉偉構揭以鴻
名紫極巍崇瓊榜煥微垣之象壽清嚴邃璇
題快景耀之輝際朱鳥之拱宸撫翠華而時御
葆願百祿綏純嘏於燕閒賓禮萬靈薦馨香於
夙夜棟隆斯吉寢成孔安離麗當陽天德彌光
乎日月鼎新凝命帝居益壯於山河臣等幸際
清時叨塵法從憐矜大厦莫酬怙冒之恩黼黻
洪猷敢上魚輪之頌伏願宸釐丕熾昊眷到

降 作君作師而寵綏四方保金甌於有永 曰壽
曰康而歛時五福綿寶祚於無疆

紫宸宮賀表

伏以 宸居鼎建萬方拱 帝座之尊 天蹕賁臨
億載鞏 皇圖之固 培隆基而益永膺薦眷以維
新慶洽寰區懽騰朝野恭惟 皇上心涵淵穆 道
貫清寧 締造惟艱 光啟中興之業 構堂是肯
懋昭大有之功 奄四海以爲家恒念綢繆於牖戶
控八荒而在闔益堅壯麗之山河茲承與宅之
弘恩載飭 常居之偉制使民以悅役匪俟於淹時

荷神之庥功遂成於不日聳千楹而赫奕疊萬拱
以峻嶒穹棟雲連閭闔洞開於黃道周廬星列
鈎陳環衛乎紫垣帝樞臨北斗之高城仙館闢
西清之勝境旣以頤聖躬而綏豈樂因之披玄覽
以發道真法駕時乘翠華至止萬靈訶護
慶爰居爰處之宜五位尊安介俾熾俾昌之祉迓
瓊麻於有羨凝寶命以無疆臣等幸際熙明夙
叨怙冒傾心黼座不勝就望之忱稽首瑤堦敢上
與輪之頌伏願紫禧繁錫宸貺茂增玉燭均
調坐軒后之台宮而延和納佑金甌永保

受天皇之秘籙而久視長生

賀瑞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該 苑田督職上 瑞

穀三穗者四本二穗者九十九本仰惟 仙誕屆期

玄頑疊現而 瑞穀之登尤爲萬國和一之象

九重福壽之徵臣等誠懼誠怵謹稽首頓首稱 賀

者伏以 瑤穹薦眷 一人膺馘穀之庥 寶穡敷

祥萬寓洽豐登之慶自 天田而挺秀先 虹旦以

申禱 舜畝懽騰 堯衢喜溢恭惟 皇上道參惟

大 德並曰生艱難每切乎人依所其無逸 籲禱

素孚乎 帝鑒享於克誠風雨節而寒暑時默順

璣衡之運府事修而民物阜永培 邦國之基 協

氣交融 休聲旁達惟 玄化均調於玉燭致歲功

疊奏於金穰睠此嘉生允爲仁卉儲精毓萃夙合

渥澤於 仙疇合穎連莖特表 殊禎於 聖世際

五百載 貞元之會介億萬年 富壽之祺應時旣

叶於幾先取義尤彰於鈔合穗則隻岐而三秀昭參

天兩地之功幹則四偶而九奇符易象箕疇之數

蓋 聖人得其 位斯得其 祿將 享玉食於無

窮肆 上帝降年永而降年康丕顛 珍圖於有赫

休哉 靈貺邈矣希聞臣等幸際熙明叨塵侍從質
同稊稗栽培夙荷乎 天工心切芹蕘歌頌敢忘乎
帝力伏願 宸釐茂集 睿算崇增時常和而巋
常豐 光撫盈成之 寶祚 日之升而 川之至
益綿鞏固之 瑤齡

賀瑞穀表二

嘉靖年八月該 鄭府廬江王奏進瑞穀一莖五穗
者一木一莖三穗者三本一莖二穗者六十本仰惟
聖德格天上玄敷祐爰視殊祥之應適當 聖誕
之期此誠 萬壽無疆之徵海宇大和國家康庶之

象也臣等誠懼忤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萬寶告
成四海協嘉生之瑞五岐擢秀九重徵明德之馨
二氣委和實昭靈貺臣等切惟種之美者曰谷蒸
民之富庶由此而臻國之重者曰祀上帝之榮盛
於是乎出故有年稱慶振古如茲而聚人曰財莫斯
爲切苟順成於歲事卽允協於休徵况乎質本一莖
岐分數穗均沾上脉獨合幹而芄芄共飫天倪乃萃
精而粃粃玉粒表勻圓之美金穰獲堅好之繁瑞豈
虛生時因吉會茲蓋伏遇 皇上道合重玄仁涵
庶類迪知主業念稼穡之艱難參贊化功致雨暘之

時若明德上通於 穹昊 洪恩誕布於多 方迺
茲加瑞之生正直昌熙之運驗 天庥之茲至期地
寶之聿呈遠從河洛之墟爰獻 闕庭之上 廟宮
薦享馨香格 祖考之靈臣庶同觀 普率荷 神
明之貺彼金芝競麗未同合穎之加雖朱草抽華奚
補盈箱之富豐年爲瑞有秋書太史之篇和氣 致
祥久道臻 聖人之化臣等叨承殊渥燮調無補於
天工快覩奇禎忻頌倍加於恒品大平有象豈徒見
物阜民康 聖壽無疆咸共祝天長地久

賀瑞鹿表

茲者永和王以白鹿 上進臣等仰惟 天垂洪眷

帝介長生昭厥有赫之 純釐錫此非常之 上

瑞誠 聖壽萬萬年無疆之顯兆也臣等誠懼誠忭

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玉誕迎祥際千載貞元

之會 瑤光挺瑞兆萬年 壽祿之徵 鴻禎特應

乎 昌辰 駿德永綏乎 渥眷 一人納祐八表

騰懼仰惟 皇上淵穆凝神 溥將受命 欽時五

福用敷錫於庶民 祇奉三無以發育乎羣品 大

順洽雍熙之化 至誠收悠久之功 協氣光盈

殊麻叢委曉茲玉毳載表 瓊禧曩疊見於名區已

荷駢蕃之貺茲適逢於影旦尤彰會合之奇矧
當金錄之祝釐爰自庚方而薦祉天惟純祐將
扶上壽以彌堅物乃先知丕顯貞符於有象向
仙階而騰倚何殊虞獸之踰踰託御苑以棲遊
長伴周禽之鬻鬻素影分輝於南極霜姿煥彩於
西清惟昔軒后乘圖一啣環而獻壽迫至玄君降
李再託駕以通靈邃古爲希於今特盛具曉帝命
申麻之意必非人力可致之符臣等幸列邇聯薦逢
釐華才慙善頌言詞莫罄於揄揚喜切微衷手足不
知其舞蹈伏願羅圖永御芝曆洪延如川至

如日升如 天長而地久萬方拱 辰極之尊
來鳳儀 來獸舞 來龍負與龜呈億載鞏山河之
固

賀瑞兔表

茲者 玉誕屆節 寶度迎禧乃有太醫院官 獻
上瑞兔體備五色迥異恒品此我 皇上萬萬年
長生久視之徵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
伏以 景曜騰輝三祝初臨於 寶度 衡精炳瑞
一人永介乎瑤齡信 聖德之丕昭致 玄禧之
薦錫惟均萬宇慶集 九重恭惟 皇上太素凝真

玄元合妙 致中和而育物四海歸仁 秉精白
以格 天萬靈綏祐 在宥溥淳龐之化既得道而
忘蹄彙征登俊又之才兢乘時而擢穎 休聲旁達
協氣交流凡諸希世之頑咸萃一朝之盛睠茲神
龜產自 王畿昔偶 昌期曾與四靈而並至今逢
大慶復偕百獸以來儀愈出愈奇載馴載擾飲玉
池而餐瑤草養就仙姿陰月宇而息天庭搗成聖藥
將證功於 軒室乃託跡於周宣應 景旦以呈祥
先 虹辰而薦祉來從 萬壽昭 萬年鶴算之綿
色備五行表 五福龜疇之歛非時不見吉有叶於

開先厥類惟彰機獨神於默慮蓋 聖人大德得壽
必膺昌熾之祺肆 上帝申命用旆特顯 駢蕃之
眷休哉盛事邈矣希聞臣等幸際 熙明叨塵侍從
盡中山之管詞莫罄於揄揚聆 虞殿之韶情惟深
於忭舞伏願 宸釐浩衍 帝貺崇增 握乾符而
闡坤珍 國祚鞏山河之固 撫龍圖而 揆鴻
寶 仙齡齊箕翼之長

聖壽節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
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握

乾符億萬載 蘿圖永御 皇宇申鼎命六十年花

甲初輪 純釐茂集於 昌辰 繁祉聿新於 景

且 赤虹紫電弘開 震夙之祥 玉檢金繩增受

泰元之筭 神人闐懔喬夏騰懼仰惟 皇上纂

大合華 執中布度 乘漢沔 龍飛之運 膺曆

數而 恢帝紘 按洛河人負之疇 敘彝倫而

建皇極 文經武緯覲揚 列聖之耿光 禮備樂

和兼總百王之述作 囿一世於鈞陶之內 躋斯

民於仁壽之鄉 二儀罔而協氣交流岳貢川輸盡

發無前之秘 一德孚而治馨上達 神綬 祇祝

適昭有美之床方 椿齡浩衍於春秋乃 芝層甫

週於甲子 璿杓轉握戴符 誕降之辰 寶裘開

編傲紀 延長之筭 帝座拱 北辰而麗正 瑤

光暎 南極以騰輝 百祿是宜四方來 賀嘉木

靈蠢紛呈動植之珍貫耳雕題畢集梯航之貢佳氣

藹 蓬萊之闕歡聲傳 闐闐之雷凡在 照臨舉

同 慶祝仰 帝德配 天爲大其運靡窮卜 仙

齡如 日之升自今伊始臣等班聯清切世際 熙

明蔡質有懷競傾心而就日芹棕莫罄惟拜手以呼

嵩伏願 多福駢臻 新祺茂介 仙甲自一輪而

載衍踰千盈萬常同箕翼之明 帝曆由四紀以滋
綿威五登三永莫岡陵之固

聖壽節賀表二

千齡誕聖鴻圖卜有道之長 萬壽齊天太運衍無
疆之慶玉帛紛陳平禹服蕭韶協奏於虞廷瑞靄煙
浮懽聲雷動恭惟 皇上功參大始 道契重玄

丕顯應圖備聰明膺智之德嚴恭凝命得名位祿壽
之全 聖人之化成以久於其道王者之定命旣世
而後仁山川鬼神畢寧風雨煥暘時若宏開壽域納
兆庶以同躋獨運廟謨懾毡裘而遠遁惟至誠無息

象帝之先肆申命用休受天之佑如幾如式俾熾俾昌載當萬寶之成恭遇 一人之慶金莖玉露委滋潤以挹九霄銀漢水輪並清光而被四表式昭默眷永錫遐齡自昔河清已兆龍飛之運伊今川至益禎鳳曆之休臣等叨司雍教幸際昌辰借百辟以祝元年悠久成物率諸生而歌周雅壽考作人伏願 茂膺純嘏益介洪祺如日之升如月之恒長作神人之主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溥垂四海之安

聖壽節賀表三

聖神天授誕膺五百載之昌期 壽福日臻茂衍億

萬年之景運節逢 大慶瑞擁 元辰闔闔既開煥

龍光於 南極蓬萊雲近添鷲算於東流華裔均懽

神人胥澤恭惟 皇上道涵太始德契 重玄受錄

應圖咸三皇而登五帝握符御曆紹 二祖而邇

七宗百姓爲心萬方在巳對時發育至仁浹洽於群

生舉世甄陶大化滂流於庶類文武並用中外攸寧

禮樂孔修述作兼備允矣超千古而獨盛巍乎泰四

大以常尊茲者屬五德之在金來萬邦之執玉祥光

焜耀徵赤龍玄鳥之紛紛協氣充盈儼樞電渚虹之

赫赫仙砌奠開於十業瑤池桃熟於千年屆日月之

紀而近乾坤之錫羨大德必壽式孚有道之長申命
用休允協無疆之慶臣等叨依密勿久荷 寵恩感
激獨深奚啻羣情之祝班行同舞敢先 萬歲之呼

聖壽節賀表四

昊天有命賜 永壽於 一人聖德在秋啟昌辰於

萬壽屬電繞虹流之大慶杓日升川至之蕃禱

三靈之眷祐允昭九有之懽忻交暢恭惟 皇上應

期時出 撫運中興總覽政幾體乾行而不息用知

民隱運離照以無疆作之君作之師兼百王化理之

盛丕哉文丕哉武揚 累朝謨烈之光夫惟至治之

慶曆上聞是以大德之名壽胥得茲者風清玉宇露
湛金華瑞發堯莫應日初舒乎十業祥呈禹隊昔年
普慶乎三登矧中州之靈貺適來而 兩極之星輝
正規冠裳造闕混車書以來朝璧馬充庭歷梯航而
入貢誠 聖壽之盛會曠世之奇逢也臣等位列通
僚身霑渥澤 莫酬 恩遇徒懷蒸悃以淩兢虔祝
仙齡謹效嵩呼而忭舞伏願 聖壽與乾坤並久
皇圖同山嶽俱安八千歲爲秋永受四方之賀億萬
年在位茂膺五福之疇

聖壽節賀表五

天開壽域九重凝元會之精 命協貞符萬載仰
長春之慶臣工舞忭中外謳歌恭惟 皇上化洽華
夷 道同元始 建中和之極 重玄格而雷雨應
時撫亨泰之期 瑞應昭而嘉禾呈秀文章煥然可
述允卓冠於 百王功業巍乎有成式增光於 烈
祖篤生藩邸已占虹流電繞之祥入統與圖爰致天
保日中之治茲逢 初誕 際 昌辰璿衡墮寶神
以維新玉律得金殿而薦爽九秋湛露澄敷駿明之
霄五色卿雲環擁光華之月四譯效梯航而向闕萬
水朝宗諸藩陳璧馬以充 庭衆星拱極仙萸十葉

浮佳氣於彤墀韶樂九成奏歡聲於紫禁嵩呼競祝
虎拜交羅豈止五百年而王者興殆將億萬歲爲
天子壽也臣等清光伊邇弱翰無能捧蓬島之瑤
觴冀少酬乎帝力進薄蕘之金鑑知莫補於天
聰伏願保合太和靈承賁祝隆禧有秩歛康寧
富壽而脩於躬曆數無疆繼虞夏殷周而邁其盛

聖壽節賀表六

伏以聖人久道成化會君師之治教以綏民王
者得一爲貞配天地之清寧而永壽率土慶天長
之景日羣生欣物覩之昌期南極開雲燦祥

光於紫清碧漢東華授錄探選算於玉笈琅編裔夏
同歡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道契先天 心涵妙有
紹 二祖七宗之丕緒綿 景運以遐昌含三元五
德之玄精延太和而保合粵自 貞符降邸已占虹
流電繞之祥爰及 大寶受圖益隆天保日中之治
玄武布昭而孽夷盡殄 神機默運而大化旁敷昭
事靡違對 冲靈於咫尺 精誠潛格儼盼嚮於玄
冥惟至治之馨香 上聞故 大德之名壽胥得茲
逢 初旦適際 昌辰 諸藩陳塵馬以充庭四譯
效梯航而向闕露凝雙掌金莖霏五玉之膏光燦九

霞壁月耀重輪之彩佳氣氤氳乎 昊闕 衆真翔
集於 高晨九霄瑞鶴鏘鏘焉借鳳鈞鸞唱以和鳴
五嶽仙芝燁燁焉與瑤草瓊枝而並輝茲爲大慶况
屬 熙朝蓋雖 列聖之不昭鴻基曾未登乎三紀
而我 皇上之誕膺寶曆乃獨邁乎 前休斯蓋
天佑有明欲永靈長之盛治故日隆 聖壽用申定
命之 洪恩也臣等久荷 寵榮叨依密勿 玄麻
仰庇幸含生於壽域之中 帝德難名徒忭舞於光
天之下伏願 景福茂臻 宸禧益衍玉燭和調億
兆賴一人之有慶金湯鞏固雍熙永萬載以無疆